

柯靈：市樓獨唱

[

04240

雜文叢書

列車編

第二種

柯靈著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七日

市樓獨唱

北社印行



3 2173 7675 9

前記

我們寄生在這樣的地方：名曰「孤島」，其實不過是「失地」的別稱，糜爛而恐怖，所過的已經是半奴隸式的生活了。然而恥於低首，不甘噤默，有些憤懣和感觸，禁不住要吶喊幾聲，表示抗議。這就是我的一些雜文的由來。

正如夢魘時的掙扎呼喚，這樣的文字，如果還有些戰鬥的意味，那力量是也極其薄弱的了。——在現代最新式的殺人武器之前，一支筆能算什麼呢！殉難者的血跡，早已灑遍洋場，侵略者不必說，「和平」主義的手鎗炸彈，也決不因爲我們徒手而加以原諒的。其所以明知無力，還不憚以文字來回敬幾手者，不過想在奴氣瀰漫之中，增加些生人氣息，一面也給鬥士減少一點寂寞而已。

三年駸駸的過去了，抗戰日即於勝利，而「孤島」卻日墮於逆境。靠了這方法，我總算支撐了自己的靈魂，使它還能在窒息中透氣。但在鬥士的眼底，這恐怕不過是一條之蟲的變相罷？那自然也沒有辦法。現在將這類文字的一部份，編印起來，送到讀者面前，卻還別有一點用意：要在綁架暗殺的夾縫裏，保存幾分此時此地的中國人的心聲。是非得失，我都由它去。

祇有一點，要在這裏說一說的，就是兩年以來，大小總管對於我的鞭打和擠軋，有人至於比我爲汪精衛和張伯倫，要我負責賣國與妥協之責；這拉扯使我失笑，奇怪他們的頭腦爲什麼那麼別緻，但一面也就在有些文字裏留下了牢騷。中國誠然是「把人不當人」的地方，隨便指人爲漢奸國賊，都不算希奇，也不必負責。上海的文壇，其實還算乾淨的，「落水」的不過是幾個早已無藥可救的「爛料」。倒是我們同一營壘的人物，直到今天，對於不大投機的戰友，還在耍着祖傳的含血噴人的把戲，捏造些事實，暗暗的散布開去，有時簡直說得眉飛色舞，

鑿鑿有據，使被誣者大倒其霉；彷彿這也可以增加他們的光榮與驕傲。但我看這種行爲，倒是不但有害抗戰，且大背于爲人的道德——無論新舊——的。

我自己知道，我並不比別人勇敢，然而也並不特別卑怯的。浮沈於血泊之中，決不想超然登天。凡所議論，也都不脫這類庸夫的淺見。全集所收，類多寫於一九三九年；其中祇有極少的幾篇，還是一九三八年的作品，因爲內容有些衝撞着幾位總管，爲求息事寧人起見，從橫眉集裏剔出的。現在一併留着，算是我全部的供狀。它們都會闖過禍，引得大晚報剪影諸公，由四位大將聯名，擺成陣勢，排日對我猛攻。使他們這麼不平的原因，讀者祇要看看自由談一文，就可以知道，因爲它恰巧碰痛了他們。——但究竟誰應該被指摘呢？那四位把我罵倒以後，彷彿早已聰明智慧，封筆大吉，絕口不談時事，祇剩着我的被剝過皮的謬論了；那麼，答案也還是留給讀者去做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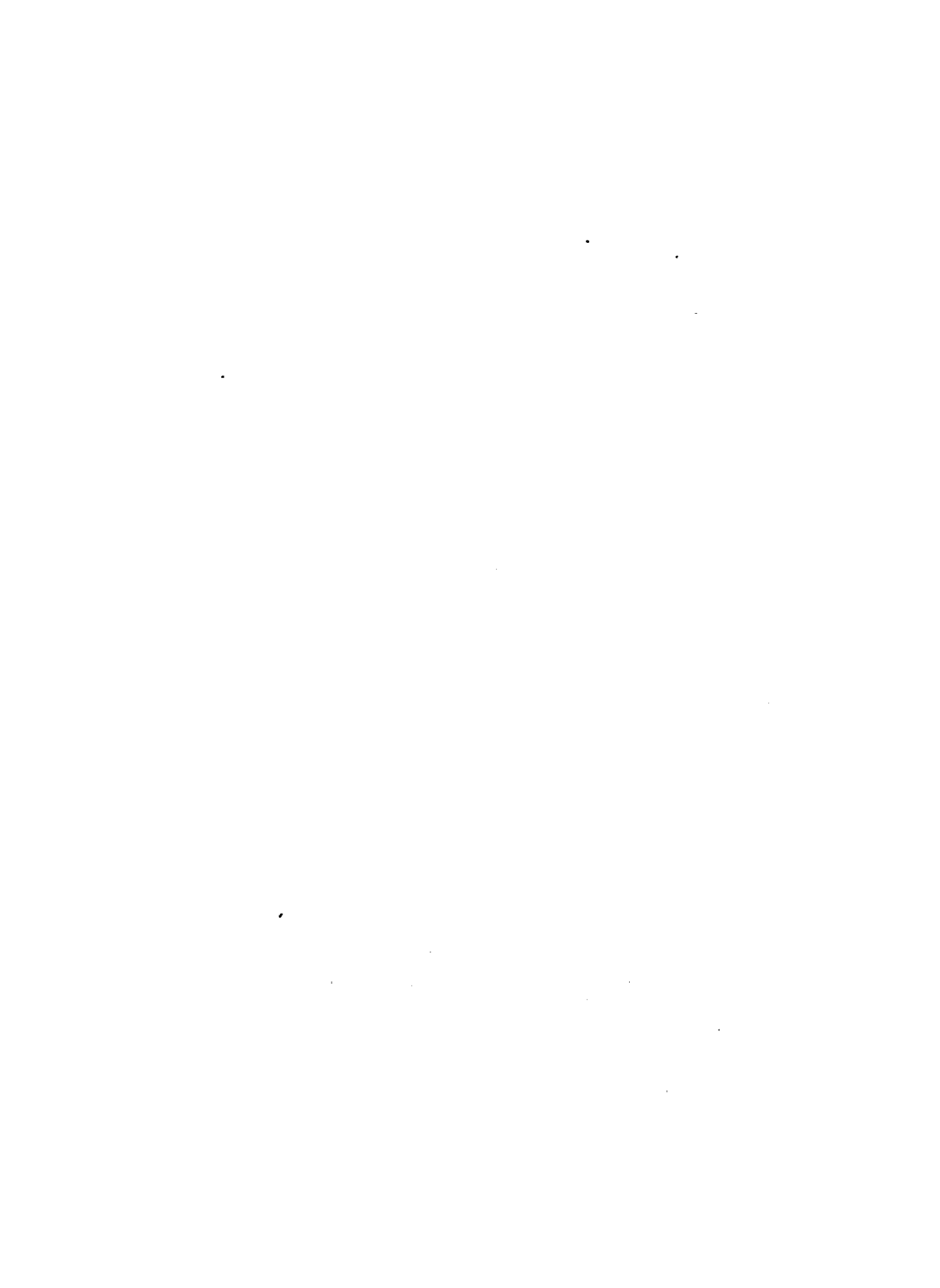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六日，柯靈記。

目錄

市樓獨唱	九
一 獨唱開場	九
二 聞歌有感	十一
三 西崽世界	十三
四 少年中國	十五
五 坐車偶感	十八
六 散步小記	二〇
七 高論一例	二十三

八 佳話拾零	二十六
「自由」談	二十九
新春兩願	三十三
有懷	三十七
關於「斗室漫步」	四十一
文藝大衆化雜談	四十六
「魯迅日記」	四十九
無聲的上海	五十三
從孔乙己說開去	五十六
烽火兩年	六〇
我要控訴	六十四
生死	六十八

死的哀憐	七十一
藥	七十三
「幻想太大」	七十九
文人與妓女	八十二
爲了祖國	八十五
鐵像	八十八
樂禍篇	九〇
鬼混哲學	九十四
觀世偶得	九十六
唱老調	九十八
「代郵」	一〇一



市樓獨唱

一 獨唱開場

兩年來我糟蹋過許多筆墨。因為生活的貧乏，使我唱不出雄壯的歌聲，目有所慌，心有所感，也無非「斗室漫步」之流，是足不出戶的東西。

有一位影評人曾經對我大加諷嘲，說道「俯仰天地，徘徊斗室」，不過是一種裝出來的「可憐相」，因此他毫不客氣，要將我「碰痛」了。這位先生在淞滬戰爭行將告一段落之際，曾到離開戰線數十里的前方游歷過一星期，後來稱病返滬，又大寫其洋洋灑灑的「從軍雜憶」，自詡為迎接時代的海燕。這光榮的經

歷，自然比我闊氣得多。我咬緊牙關，雖然「碰痛」，祇好默然。

我因此明白：我們是生活在怎樣的血泊裏，倘使無法跳出這血泊，也就難免沾染着腥氣。

然而我想，身處「孤島」，心關祖國，雖然「可憐」，却非偽飾。斗室之間，也誠然不足供戰士的馳騁，還不如在大光明座上看看美國電影的能夠發揮議論；但這也並非桃源，房租奇昂，米價飛漲，即使關緊房門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也難於隔絕外面的世界的。

我並不安於斗室，以為是此中重鎮，沾沾自喜。一點也不！我也神往於天地之寬，河山之大，戰場之悲壯熱烈；不過囿於能力，沒法高飛，祇好仍然寫寫這樣的文字而已。

自然，這祇是一個大時代的小人物的微息。但祇要不是昂首天外的讀者，也許多少可以從這裏聽見一點現實的足音的罷。

一九三九，八，十。

二 聞歌有感

大概因為搬了家，獨居了的緣故罷，向來被都市的噪音麻木了的耳朵，忽然敏感起來。

在清晨或者夜靜之際，坐在寫字檯邊，舖好紙，預備做一點事了。提起筆來，却常常為一種樂聲和歌聲所打擾，結果往往祇好把筆重新放下。有時正在凝思或者動手，也因為這聲音無休無息地纏繞在耳邊，不得不停止工作。

我索性靠在椅背上，預備來欣賞這歌唱了。

但這是多麼奇怪的歌聲！照例是尖喉嚨的女音，怪聲怪氣，像是鄉婦哭靈，又像是野貓叫春，仔細聽去，却又什麼都不像。祇有一個感覺是真實的：刺耳，忽然羨慕鸚鵡的幸福。有時還有着男女的對唱，不自然的假嗓夾着嘶啞的沙聲，懶洋洋的隨口哼着，彷彿在替自己唱催眠曲。它們撩撥着你，使你煩躁，使你暴

跳，我們修煉了幾千年的一點祖傳的耐性，忽然一下子消失。而且，每天唱的幾乎都是這樣的調子。

上海的無線電播音！

我不知道這應當屬於人世的那一類聲音，然而有人喜歡。它幾乎是大街小巷，沿門挨戶的唱着；人們也無休無息，卜晝卜夜的聽着，連許多小孩子也都因此會唱。它不但「普及」，並且「深入」，不但風靡於今日，還要波延於將來。

我想，要說影響，這大約不能算小罷。

文藝大衆化，理論之後，已經有人繼以實踐，也看見過一些样品了。改良文明戲，聽見過喊聲了，雖然一哄而起之後，接着的就是一哄而散。歌詠運動正在大踏步向山村和城鎮進行，代替了動員民衆的號角。可是上海的播音機裏的怪聲，大家似乎都「充耳不聞」。

我們怎麼樣來改造一下聽覺，讓它們多聽進去一點人世的聲音呢？自然，工

作是困難的，賣空不行。然而，上海也還是中國的土地，而且，這里也還有着我們的音樂家罷。

我也真的要應用一次「口號文學」了——

救救耳朵！

八，十。

三 西崽世界

在上海，我們常常可以遇到這樣的一種漂亮人物，頭髮梳得光光的，臉孔雪白，也許擦着雪花膏，眉目清秀，皮鞋晶亮，單看頭部和脚步，像是什麼公館裏的少爺；可是斜着的眼珠，不時向下掛着的嘴唇，却也分明的畫出了一點流氓相。這類人鍾着一種靈氣，那是聰明和伶俐。他們對人，有時出奇的謙卑，有時又出奇的驕傲，選擇對象，却總是目光尖銳，恰如其分。

這類人物最具體的典型，是西崽。

他們經驗多，見識廣，不但看見過無數高等華人，還正在接觸高過一切華人的西人，眼界高了，看不起一切，但終於還是奴隸。闊客上門，一脚剛跨進門檻，這裡眼睛已經細成一條線，迎上去，Yes Yes，鞠躬如也。「遇到較為樸實的人們，嘴角就直掛下來，癩洋洋的站着，鼻孔代替着嘴唇，答話也忽然失掉了力氣。他們自己的階級大約屬於無產者，最輕蔑的却正是窮酸和寒傴。他們絕對崇拜金錢和權力；然而又看不起鄉愿，鄙之爲「屈死」，因爲這雖然有錢，見識却不如。

除却主子，他們自信是天地間最完美的人，然而生逢不辰，錯投了娘胎，因此很有些不平之氣。他們不調和的恭順和傲慢，揉合起來，正是一顆紫色的奴才的心。

但這也不過忘記自己是奴才而已。這意識澎漲開去，發揚起來，種在另一種大小政客的心裏，利之所趨，權之所在，就要忘記國籍，拜敵人爲乾爺，自己是

中國人，却說得中國毫無希望，變成阿Q嘴裏的「裏通外國的人」了。

上海一向是「華洋雜處」之邦，人傑地靈，正是這批脚色施展身手的擂台。一到上海淪爲「孤島」，這就風雲際會，格外飛黃騰達起來了。台前扮戲，幕後搗鬼，文的是開報館，辦刊物；武的是丟炸彈，行暗殺，弄得烏烟瘴氣，不再像人的世界。

然而我們也還有願意正堂堂地做人的人，知道怎麼挺起脊梁，在紫色的心海、奴才的洪流中屹立起來，替這「孤島」上保留着一點人氣。 八，二六。

四 少年中國

大約是在「九·一八」和「一·二八」前後罷，報紙上常常登載着消息，而是商店學徒「遺書出走」了，忽而是小學生「不知所往」了。哪里去了呢？調查起來，是因爲看武俠小說入了迷，到四川峨嵋山求仙學道去了。

那時正是所謂「國難聲中」，汪精衛的「長期抵抗」說正好創始，朝野之間，鬧得烟塵陡亂，這樣的新聞，也算是替萬花筒似的國難時期點綴了一種小花樣，於是大家都來做論說，發感慨，亂紛紛的鬧了一通，把結論歸到教育問題上去，完了。

是的，教育問題，因為是中了武俠神怪的毒；但爲什麼又要去求仙學道呢？議論一過，萬事全休，像中國一切事情的老例一樣，還是讓孩子們去讀他們的武俠小說，做他們劍仙豪客的夢去。到了今年，則連早已禁映的「火燒紅蓮寺」影片，也在上海開禁，用大幅的廣告，大吹大擂的招引看客了。

但時移勢遷，我們也畢竟不再有求仙學道的兒童。

這一年多來，瞞着父母「遺書出走」，「不知所終」的兒童是有的，有學徒，有學生，還有富家的公子，而且數量也更多。但這一回代替縹緲的幻想的，是蓬勃的熱情，他們不再到峨嵋山訪仙，而是到內地服務去了。害得家屬惶急無

措，在報上刊登廣告，說是：「汝前晨隻身離家以後，汝母因遍尋無着，朝夕啼哭。嗣聞將爲國家宣勞，余心稍慰。惟汝每抑鬱寡歡，將生疾病，且時已秋令，瞬將寒冷，望汝迴念舐犢之情，火速回家，攜取必需衣服及應用物件，再行勸身，余決不稍加留難。」有的還報捕房，懸巨賞，說「據悉該孩離家，或係前往內地，惟究屬年幼，何能冒險遠行，切望各界留意設法陪送回家，實爲功德無量」云。

我同情這「舐犢之情」，然而我更嚮往這年輕的心！

無數人沈湎於「孤島」的繁華，無數人嚮往於內地的熱烈，而不聲不響，從母親的懷抱裏逃了出去的，却是我們的兒童。而且，在戰地和後方，我們也早有孩子劇團和新安旅行團一類的組織，把小手聯結在一起，越過年齡的限制，向抗戰迎了上去。

前後左右，這都形成着鮮明的對照。

我是並不是贊成兒童上前線的，因為他們的義務還在將來；而中國並非日本，她的勝利也還無須挪用下一代國民的力量。然而這堅決的行動，却正如突破暗空的雷電，使我們震動，眩目，心靈受着巨大無比的搖撼。

讓我們用世上最莊嚴的聲音來歌頌罷——歌頌這飛躍的時代！這少年的中國！

八，二八。

五 坐車偶感

黃包車夫和坐客之間，常常有許多糾紛，原因十九是車資的爭執。但也有本來無謂，終於鬧了起來的，那大約是因為兩者之間的關係，根本不大調和的緣故罷？

曾經有這樣的一次，我坐着黃包車，經過一條僻靜的馬路。整齊的洋房，濃密的街樹，行人寥落，車馬無聲，是上海少有的情景。黃包車在平滑的路上飛

奔，恰像是騰雲。我有些飄飄然了。

一看車夫，却是渾身淋漓的大汗，躬着背，身體俯向前面，藍布短衫在他背上不安靜的飛舞，是一個瘦骨伶仃的老弱的傢伙。我想，此時此地，其實無須亟亟，可以慢慢地拉的，於是我忽而有了一點「人道主義」的想頭，代他感得吃力了。

「拉得慢一點。」我用脚尖鼓着踏板，說。

「什麼！」他回過頭，瞪着眼睛說，仍然飛快的拉着。

我以為他沒有聽清我的話，我大發慈悲的說：「你慢慢的拉好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不料他忽然站住了，把車子一頓，惡狠狠的責問道：「這樣還不夠快嗎？」

我知道他誤會了，而且是無法解釋的誤會，於是不再開口，讓他更快的拉着。這事情當時使我啞然失笑，也有些生氣，因此還想到階級不同的人們之間的

隔膜。事後想想，就覺得其實也十分平常，用不着奇怪的。

自然，彼此地位不同，靈魂就有隔閡，但一定要了解，也沒有必要。我坐在車上，他在拉着我走，雖然我不是他的壓迫者，這中間也就缺少着公平。快慢急緩，結果都是一樣：他拉他的，我坐我的。他無心欣賞風景，也不必接受憐憫，萬一了解了我的意思，以為盛情可感，知遇難求，就難免更要以「鞠躬盡瘁」相報，收起車錢來，也許就要「感激涕零」，當作是額外賞賜了。「這樣還不夠快嗎？」怒目橫眉，正說明着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地位。

奴隸無須主子垂憐，被壓迫者也決不要壓迫者的恩惠，無論其為有心或者無意；因為這正是無形的鐵枷和鎖練。敵我之間，祇有勝負的分別，並無恩怨之可言，這是一切爭取自由與平等者的真理！

八，二九。

六 散步小記

在夜裏，想寫一點什麼了，精神總是集中不起來。無線電代表着上海最標準的聲音，無休無息地一直向耳朵裏灌。於是，坐不住了，我跑到外面去。

我漫步着——我學會了散步。

夜顯得靜，也就有些悠閑。然而不行，一個影子在後面尾隨着了，唸唸有詞的向我祝福，向我訴苦。幽黑的公墓的牆外，又照例是一個跪着的斷腿人，將水門汀當作木魚，把額頭代替槌子，頻頻扣着，發出沉悶的聲音，而以頌禱給予路人。額上已經由血塊變成老繭，身旁一個洋鐵罐裏放着幾張郵花和電車票。我有些煩躁，却並無行善之心，因為我無力佈施。

我漫步着——加快了脚步。

那是新建起來的什麼商場，洋貨店、糖食店、瓷器店、照相店、西藥店……狹隘的房子，小街棋盤似的劃着方格，像南市的城隍廟，像內地的市廛。

有人說，回憶是有毒的，眼睛祇好永遠「向前看」，像操體操中的「立正」

姿勢一樣，回不得頭。然而人們回憶的情緒彷彿反而特別發達，想着家鄉，想着一切自己所熟悉的聲音與情調。城隍廟化作芭廟市場，在租界出現了，自然這是市僧的出色的設計，但它的根據正是小市民的懷舊的心理。這一帶的兩個「市場」，從形式到內容，也都是摹擬式的，它的根據也正是小市民的懷舊的心理。

店家大抵關了門，小伙計在門口洗腳，老闆娘躺在藤躺椅上乘涼。在小街——在狹小的天地裏，還有人在歪歪斜斜的練習溜冰，斯文一脈的打太陽拳。這拳經曾在「國難聲中」出過風頭，現在又該在上海時髦起來了罷？而且還要打「太陽拳」。

還有小劇場，正唱着「申曲」，廣告牌上說：「活鬼上台，陰風慘慘，恐怖萬分！」

我漫步着——並無目的。

鬧市過去了，來到一條僻靜的路上了。

有樹蔭，有大公館的圍牆，但並不幽靜。兩旁的人行道上正在開人體展覽會，密密麻麻的躺着露宿者，曲着腿，彎着臂；弓着身體，拳頭擺在胸口，似乎正在槌着胸，搶地呼天；伸着腿，毫無禮貌的擱到鄰人身上；黃包車夫在做夢時也用一手挾着車柄。無法描摹的是那種種睡相，皺着眉，咧着牙，眼睛半閉……

啊，什麼？一恍惚，我錯認作一張曾在報紙上見過的照相，羅列着的被殺害者的屍體！

我漫步着——加緊了脚步。我很快的走進亭子間，把房門鎖起來。

夜，我漫步在這樣的夜裏！我覺得沈重，我要叫喊！

八，二九。

七 高論一例

曾經在一張業已經停刊了的小報——那是一些前進的影評人所辦，算是較爲正經的小報上，拜讀過一篇文章，原文找不到了，且意思是記得的，那是對於一

個電影導演的警告或是忠告：某片技術怎麼拙劣，某片內容怎麼不行，總之，他以後不該再做導演，臨末下着這樣的結論——

我們不知道×××爲什麼要做導演，倘使爲了金錢，那麼目前上海可以發財的事情很多，何必要來糟蹋用外匯買來的膠片呢。（大意）

這意思很好，但也就留着不小的問題。

那位導演的確不行，對的。我同意於這作者的指摘。導演技術欠高明，應當指出；製作態度不嚴肅，應當督責，這是評論者的責任。但評論者不是判官，並無權利代人算八字，定終身，證明人家除非脫胎換骨，已經不可救藥。醫生在病人的生命沒有絕望之前，他的任務是用最大的力量來挽回，醫治。原諒我的無禮，我不知道這位評論者的文字和思想的修養，自己能不能肯定已經算是健全？倘不，那麼他自己就該首先擱筆，從此改行，沒有理由來「糟蹋用外匯買來的」報紙和油墨。——可是有誰提出這樣狂妄的意見的嗎？

最離奇的說法却是「目前上海可以發財的事情很多。」什麼事情？叫那位導演去賣身投靠，還是做投機生意？

這樣的高論！——我覺得實在有趣！

上海有一種看門巡捕，穿着筆挺的制服，派頭十足，看見闊人是立正行禮，看見忠厚的小販和學徒之類，他就輕蔑，萬一頂撞了他，就猛然跳上去，一個巴掌，大聲喝道：「觸那！儂來偷東西嗎？」

在反抗侵略爭取自由的民族戰爭中，國民中間，竟有腆顏事仇之倫，不是什麼光榮，而是一件應該痛心和反省的事。肆以攻擊，加以格殺，是不得已也，並非無情，這正根源於愛與不忍之心。在這些地方，我們看人論事，督責固然要嚴，度量不妨稍寬；不加深思，動輒咎人，誣為盜賊，據我看來，這也正是一種思想上的病態。

評論者不是看門巡捕，倘不是單為顯出自己的愛國，賣弄筆頭的權力，我以

爲是無須動不動就「觸那！儂做漢好嗎？」的。更何況是——

「觸那！儂啥事體不去做漢好！」

八，十一。

八 佳話拾零

有一個笑話，說是一個婦人，因爲跟丈夫吵架，傷了心，披頭散髮，哭哭啼啼的跑出門去，聲言要投河自殺，不願意做人了。不料一直跑近河邊，還沒有人趕來擋駕，她祇得含悲忍淚，悄悄的向跟在後面的一個女傭人央求道：「你快去叫他們來救呀！」

想起這笑話，我同時想起許多事情，禁不住笑了。諷刺也真是討厭的東西，它像一枚針，有時很不留情面，要拉破人們的臉皮的。

我們眼前就有着這樣的事實。——魯迅風第十八朝，不平先生的癥結所在一文裏面，引證着中美日報所載一位「教育委員會委員」叫作「徐則驥氏」的「悄

然離滬」，「江干泣別」的新聞，指出中國抗戰前途的「癥結所在」，在於官僚的植黨營私，賣身投靠。議論固然警關，新聞尤其有趣，也是全面抗戰中的所謂「佳話」罷，不可不加以轉錄，以廣流傳的：

自×××謬主屈服求和而後，即遣其爪牙口口口輩活躍於上海教育界，竭力拉攏教育界有力份子，組織所謂「教育委員會」，徐遂又爲其拉攏目標之一，當以環境所迫，威脅過烈，不能不虛與委蛇，確曾與周某張某等同時「落水」，出任所謂「教育委員會委員」，月支津貼三百元。但徐之本心，絕不在此，實欲待機脫離牢籠也。

徐自出任所謂「教育委員」後，即逕電中宣部副部長潘公展氏，陳述其素志與其不得已之苦衷，而癥結所在，無非爲離滬旅費及後方出路問題，潘氏以徐既效忠中央，未達初衷，自應力予救濟，遂由滬匯款來滬，促其迅即離滬，徐離滬之志遂決……徐與嬌妻子女話別時，曾相互擁抱痛哭，悽慘情

狀，筆難縷述，蓋爲民族與國家一旦拋棄其摯愛之家庭而獨自遠適他鄉，觸景生情，英雄氣短，悲從中來，惟徐於飲泣聲中，猶託家人寄語「落水」親友，願各懸崖勒馬，革面洗心云。

「出路」卽位置，「旅費」是錢財；不平先生已經給指明。而新聞裏的「癥結所在」一語，尤有畫龍點睛之妙。「落水」一回，趕快爬起，官也做了，財也發了，而且還要悲天憫世，寄語「水」中親友（他有這麼多「落水」的親友！）「懸崖勒馬，革面洗心」，大家來做這樣的「好人」！原來混水坑中洗澡，不但可以淨身，還足以明志，功用這麼偉大。妙哉妙哉，這方法的合乎衛生，真是「至矣善矣，蔑以加矣」了！

前面的笑話沒有結尾，照這情形推測起來，大約是丈夫趕到河邊，妻子還是跳下水去，但立刻撈起，以「互相擁抱」終的罷。然而說笑話的人真有見識：它祇要這樣就好。是一個像樣的丈夫，就不會追趕這樣的妻子！

八，三〇。

「自由」談

申報復刊，曾經窒死在各種各式的圍攻與高壓之下的自由談，也得到了新生的機會，真是令人如聞足音，色然以喜，連我也不禁起了來談談自由的心思。但一提自由，首先就閃過斷頭台的陰影，記起法國的革命者羅蘭夫人在臨刑時所說——「自由自由，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！」——的話來了。

漫言自由，這真叫做「談何容易」。何況時當今日，地處「孤島」，跑路必須納稅，過橋就要鞠躬，倘不照辦，連性命都會一起送掉。因為這地方雖是我們的國土，却已須經爲別人所「佔領」，侵略者有了「自由」處置的特權，奴隸自然祇好「遵命」了。

然而真正的鬥士，雖有熱烈的追求光明的心，眼睛卻總是正視着黑暗。唯其黑暗，乃須鬥爭，於是屠刀之下，失地之間，展開奇景：一面是鞠躬與跪拜，一面是流血與掙扎；一面是荒淫與無恥，一面是莊嚴的工作。

志士憤慨於侵略者的兇殘，冒着大險，或爲狂呼，或爲絕叫，或在嚴密的箝制之下，裝點笑容，彎彎曲曲，從死寂中送出控訴的聲音。而奴隸却無須這些，因爲他們習慣於服從和馴順，原沒有要對任何壓迫者反抗的意思；冷冷地在旁邊嘲笑這些婉轉曲折鑽出來的聲音的，總是他們。大敵當前，但須低首，餘下來的，倒是更大的「自由」——談性交，倡邪趣，悉聽尊便，真所謂「天高皇帝遠」，再也無人管束了。

但更奇怪的現象還有。

有些人們，本來也頗有些反抗的意思，但風聲一緊，軟下來了，承認了侵略者的特權，把自己的言論的自由，一起送進侵略者的掌握；偶一鬆手，從指縫裏

鑽出頭來，就笑嘻嘻的忘其所以，自以爲有了探頭的勇敢，指掌之間，倒也馳騁自如。得意之餘，於是以「國貨」自居，用「掛羊頭，賣狗肉」的毒喻，來諷刺別的不受檢查的報紙。但另一面，却也真有這樣掛着「羊頭」的狗肉鋪。雖然自稱是要執行公正的輿論，以爲「大眾喉舌」了。不料這「喉舌」裏所發出來的聲音，不過是嚶嚶嗡嗡，對於「和平」論者的辯護；號稱自由的副刊上，卻連咒罵傀儡的曲子都懸爲禁例，不准唱出。

而抗戰聲中，雜以「鉦鼓鐃鎔」，血污池畔，居然「袍笏登場」，替神影怪片喝采，給色情藝術撐腰，「孤島」之上，獨來獨往，可又實在「自由」透了。然則這何補于中國的自由？這樣的做法，倒正是爲侵略者所喜的。

我這纔吃驚於自己的忠厚，佩服起「羊頭」「狗肉」說來。

魯迅先生把曾經發表於申報自由談上的雜感，輯集起來，名之曰偽自由書。在該集所收的崇實一文中，他明白地說道：例如這自由談，其實是不自由的，現

在叫做「自由談」，總算我們是這麼自由地在這里談着。——是的，目前我們也還不是恣談自由的時候，然而大家不可忘記：魯氏遺言，已經是將近六年的舊話了，如今時移勢易，半壁河山，已成焦土，而有些所謂的「大衆喉舌」，卻正在努力開倒車，直開到凌駕六年前的光景而上之。

此之謂「下流」——一代不如一代！

一九三八，十二月。

新春兩願

我的感覺是麻木的，逢時過節，大抵淡然，像平常的日子一樣。惟獨遇着過年，心裏也不免有些異樣。——又是一年了！因為吃驚於流光之速，於是彷彿也有了一點感觸。

自然，我似的俗人，生命的盈虛是無足重輕的。然而正因為俗，也就不免有些貪生之意。日子過得快，工作做得少，一年容易，百事蹉跎，而自己卻又不由自主地向墳墓跨近了一步。吃驚之餘，祇好「嗚呼」。可是，怎麼樣呢？這「嗚呼」，也照例「呼」不出什麼結果來。

「爆竹一聲除舊」，在有些志士，是以「歲序更新」之初，為新生的起點

的，新計劃，新願望，同時產生，有裨於國計民生的大事業，要從此開頭了。我呢，以前種種既然不容易「死」，以後種種大約也未必「生」，從此革面洗心做好人的決心，是沒有的。不過希望仍舊活下去，做一個平凡的中國的老百姓，做一點自以為還值得做的事，還是老調：不長進得很。

然而，多了一年做人的經驗，「收穫」不見得一定沒有，而且，從經驗裏，也還可以抽出一些新的願望來。爲着表示我自己的存在，我細細的想了一想，決計趁這「一團和氣」的新年，恭恭敬敬的陳明我的兩種願望——

現在是抗戰期間，一切都要非常，自然是非常之對的。但做人的道理，在有些地方總應該一樣，抗戰所爭取的目標，也無非是使大家能夠自由自在的做人，不至於淪爲奴隸；將來勝利之後，我們也還要做人做下去。根據去年有些「前進」的輿論家的新禁例，在抗戰期間做人，是哭也哭不得，笑也笑不得的。——笑固非其時，眼淚鼻涕又足以喪戰士之氣，大家祇好永遠把面孔緊緊的綁着，像

站在寺廟門口的護法韋陀一樣。但我想，高笑了，悲哀了哭，這正是人情之常，而況目前可笑可哭的事情，又如此其多，祇要不至於一笑傾城，一啼毀國，也不妨給一點自由。所以我的第一種願望，是：希望「前進」的輿論家稍爲近人情一點。會哭會笑，會打會罵，這纔像個人樣；要不然，總管鳴鞭，禁卒押道，我們倒真要化爲奴隸了。

在焦土之上，失地之間，作着反抗暴力的呼號，當然是厥功甚偉，不在禹下的。但抓一面旗幟，便以爲「出人頭地」；寫一篇文章，又以爲「曠世奇功」，這就在激昂慷慨之間，露出了奴才的影子。至若起憤慨於無端，賈公仇於私隙，以爲舉世滔滔，祇有自己是愛國的君子，別人的意見稍有不同，便派作「漢奸」，指爲「托派」，甚至捏造事實，妄加誣陷，這已經是毫無人氣的行爲，對於抗戰，也就很近乎「可恥的浪費」了。所以，我今年的第二個願望，是：希望今年的文壇上少幾個捏造出來的「漢奸」「托派」之類。

這願望很卑微，但我想，也許會因我這一願望，望出相反的結果來——我自己先被責爲「無病呻吟」，派作「反動分子」，也說不定的罷。但我似的人有一個毛病，這就是寫文章（自然都是「浪費」的）祇能說心裏要說的話，而說出來的，又都不大堂皇；文章裏的「政治意識」，也大有待於「指導家」的「提高」。這也真是無藥可救，沒得法子的事。——倘承「前進」的輿論家們特別寬容，免予誅戮，那就不勝「屏營待命」之至了。

時民國廿七年除夕前一天，誠惶誠恐，預作我新年的願望如上云。

一九三八，十二月。

有 懷

根據我們鄉間的俗例，凡過年，一家人是必需「團團圓圓」的。除夕的晚上，敬神明，祭祖宗，還要集合全家，吃一頓豐盛的年飯。——凡有子弟作客他鄉，無法趕回家來的，必在席上給擺一副空的盅筷，算是替他留着座位。這樣的請生人，有點近乎祭亡靈的辦法了，人們卻並不忘諱。戰士和詩人也許是不要家的罷？但他們都是俗人，家庭的觀念深得出奇，一副空盅筷，也要使它參與這一年一度的「天倫之樂」了。

自然，這說的是陰歷的新年，陽歷的新年，與他們幾乎無關。因為他們都是「愚民」，悖時的居多數。

然而我想：人壽有限，在舊年結束，新歲開始的時候，無論是親朋骨肉，自然而然地懷念起來，而且想設法團聚一下，倒也很合乎人情，算不得什麼可笑的。——今天已經是除夕了，年飯未必有得吃，但歲暮天寒，對於抗戰中離散了的朋友，忽然也有些「臨風依依」，不勝懷念起來。

因為在上海生活了已經好幾年，漸漸熟識，而且不妨推心置腹，談談私話的朋友，也就有了不少。可是抗戰一起，一半以上却都星依散了。他們有的救國無門，卻又迫於饑寒，祇好做時代落伍者，悄悄的躲到鄉間去賦閒，賦了一年多，已經悶得瘟頭瘟腦，寫起信來，滿紙牢騷，充滿着「婆婆媽媽」氣了，卻仍然無法可想。有的，是在上海被送了「孤島」這雅號之後，懷着一種由悲憤、恐懼、依戀……糾結起來的情緒，匆匆忙忙地走散了的。他們轉輾於香港、武漢、長沙、桂林、重慶，或者遠走西北，為抗戰工作着，呼吸着自由的空氣，然而卻受着流離之苦，受着死亡的威脅。有的飄然遠引，消息毫無了，是在活着做戰

士，還是已經流血做烈士了呢？——不知道，有的卻確乎是在抗戰中間，不聲不響地爲疾病折磨死了的。哦，對了，還有一位朋友，我沒有忘記過，他在夏天跳了海，他不是戰士，但他的死卻的確是因爲抗戰。……

輾轉於生死之間，出入於安危之境，他們大抵無愧於這偉大的時代。我懷念着他們。

在戰亂中離散了的，當然不止是朋友。「田園寥落于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」，今年的年夜飯，能夠坐得「團團圓圓」，座無空席的，我想，大約是不多的罷。一個人能夠一心一德，祇惦記着抗戰，惦記着前綫戰士，後方民衆，至於茶飯無心，剖瓜而起河山破碎之痛，吃肉而有置身刀俎之想，我是也極其拜服的。但這樣的超人，我看未必有。佳肴羅列，美酒芬芳，却是滿桌的空虛篋，凡是普通人，恐怕是難免有些悵惘的罷？單說我自己，雖然在這樣的時代，也還有些不忘於「個人情感」，不時想起一些無關國計民生，世道人心的事來。這有時雖然

也使我有些「殆矣」之感，但翻悔之意，即當此除舊更新之際，也還是沒有。此刻現在，想想那些離散了的朋友，倒是很有些悠然神往之意了。

我想，倘有一天，抗戰勝利，鞞鼓聲休，大家忽又重聚在一起的時候，那當是怎樣激動的情景呢？——我想像不出，但我確信一定會有那樣的一天的。而那一天，也必然是中國的更生的誕辰。到那時候，我們再來度一個空前的狂歡的新年罷。

一九三八，十二月。

關於「斗室漫步」

××先生來信，說是他要辦雜誌了，要我「如『斗室漫步』的散文，寫他一篇」。現在正是文壇上鬧着「蜀中無大將，廖化作先鋒」的時代，接到徵稿信，照例有些受寵若驚。文章雖不妨寫，可是我似的脚色，能夠寫什麼呢？

好像是黃仲則的詩句罷：「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。細想起來，也真是洞察世情之言。人們是大抵覺得自己總比別人高明，較同輩正直的，放眼看去，覺得舉世都是矮子，原也無怪其然。至於「書生」的無用，抗戰以來，實在也已經表現得十分露骨的了。

有些偉大的人物，祇要過一個年，就可以脫胎換骨，面目一新；而我卻不免

時有懷舊之感。提到斗室漫步，我也就聯想起「八·一三」抗戰初起時的一些情形來。——自然，把它忘記了，也許可以活得輕鬆些。然而，我記得的。

這幾年來，因為對於國事的苦悶，歌頌抵抗，鼓吹戰爭，自以為也頗「不遺餘力」。不料礮聲一響，首先就將自己的飯碗打碎。「好，終於抗戰了！」一面透過一口大氣，得到了願望已經實現的愉快；但一面也就立刻來了心事：以後的生活怎麼辦？上前線呢，自己的「玉體」一向不甚「佳勝」；要改行另闢高就，大家也都在失業，何況自己會使用的又祇是一枝筆。救國無門，求生無路，乾脆來個「痛心國難，絕食自盡」罷，卻又不大甘心。總之：——見笑得很，這一回是真真「沒落」，弄得狼狽之至了。

然而也終於活了下來，沒有跨進「坟墓」去。

萬萬想不到的是，抗戰期間，文人居然還可以用筆養活自己。大約有一個月光景罷，我簡直就老老實實的「賣」起文來了。但困難也還有。文章在中國本來

不值錢，這一回是非常時期，報館發稿費，也就有了非常辦法：千字一元，還算是特約稿件，非常優待。而更爲難的是沒有文章可寫。報紙副刊上可以堂堂皇皇地攻擊漢奸，暢談抗戰勝利，那還是後來的事，當時頂流行的，卻是「色情詩話」之類。現在大晚報剪影上的幾位「前進作家」，那時也都還在「養晦」期間，沒有目前這樣的激昂。寫「色情詩話」我缺少才情；寫不亢不卑、旣時髦、又前進的影評劇評，我沒有學問，真是「危危乎殆哉」！沒法想，祇好「紆迴曲折」一下了。轉彎抹角地，發抒悲憤，歌頌戰績，而有時還不能免編輯先生的斧鉞之災。因爲感慨於言路之窄，我當時所寫的一部份文章，就冠之以一個毫不堂皇的題目，叫作「斗室漫步」。

不料這就終於成了後來的「前進作家」的口實。他在寫電影批評、藝壇消息之餘，挺起筆鋒，以「俯仰天地，徘徊斗室」的罪名，猛然向我的嚙喉直刺過來了。

我不是戰士：這一點，在我是很有點自知之明的。怯於進襲，弱於戰鬥，正是一條墊底的之蟲。在我的筆底下，倘使還有些芒刺，那不過是刺蝟身上的毛針，祇用爲抵禦敵體；有所控訴，有所抨擊，也祇是人類最平凡的不甘爲奴的呼聲，其沒有嗚嗚叱咤之氣，也可謂理所當然。

這是我的悲哀。——却也正是這地方一切奴隸的悲哀。

然而上海畢竟還有敢作敢爲，並不懼憚手榴彈的人在，他們恣肆咆哮，衝擊馳突，恰如深山的猛虎，人間的闖將；而我們的輿論界，也終於突過威脅，衝破恐怖，漸漸明朗起來，使我們知道：荊莽中還有着坦途，猛士的眼前無所謂絕望。

在無數闖將以血肉之軀播平的路上，行路者是有福了。它不但指引迷途者，還使有些人們有了馳騁的場所，或則化身爲「海燕」，翩然自得，說是在迎接時代；或則裝扮成「總管」，勃然作色，責別人拒絕了春天的光降。以鳴鞭爲戰

績，將扯淡常前進了。

到今天回想起來，卻也真禁不住慨然。

有一位先生，曾經責備上海的作者，爲什麼不上前線，到內地去。——慚愧之至，照目前的情形看，我暫時大約還要住在上海，而且用筆寫下去的。但斗室漫步那樣的東西，卻實在不想寫了。並非悔禍，因爲無論爲己爲人，這畢竟不是有趣的事。這一篇東西，目的祇在紀念我自己的狼狽而已。——雖然對於抗戰，這也是一種「可恥的浪費」！

一九三八，十二月。

文藝大眾化雜談

——答文藝新潮社問

「文藝大眾化」：我想，在目前應當不是理論的問題，而是實踐的問題了。——這是說，一面固然還要理論的探討，一方面，卻應該動手來創作了。因爲，不但客觀的情勢有着迫切的需要，並且也已具備了可以產生嶄新的大眾文藝的條件。

利用舊形式是一條便捷的路，雖然狹一點，卻容易爲大眾所接受。但這不是「拿來主義」，和「舊瓶裝新酒」的辦法也應當有些兩樣。「酒」（內容）是重要的了，不成問題；「瓶」（形式）呢，雖是老式樣，也還須加以改良，使它成

爲老式的新瓶。而且，舊形式也必須經過挑剔和選擇的，有許多東西，根本就已經僵死，或者和大衆極不相宜——例如舊劇中的崑腔，就祇好讓它關在花廳裏，任閩人雅士們囓蛆去。

自然，大衆化的最後的目的，在於新形式與新文體的創造（利用舊形式也應當是探求新形式的一種手段）。但我想，這是性急不來的，即使有偉大的天才的作家，關在亭子間裏，也決不會有這樣的「烟士披離純」。必須生活於大衆中間，熟習他們的生活、趣味、思想；博采他們的口語、習慣、風俗，揉入新的思想，新的觀念，加以提煉，加以釀造，嶄新的大衆文藝，也就會自然而然的產生了。

真正的大衆文藝，是和大衆分不開的。

抗戰以後，有些文藝家們，都帶着他們的筆跑進了窮鄉僻壤。形式內容都嶄新的報告劇，在村莊的社廟的臺上演出了；救亡漫畫，愛國歌曲，被抗戰的風吹

遍了田野；鎮市的街頭，也貼上了五顏六色的壁報。——自然，這不是大衆文藝；但政治環境一開明，大衆也就有了接觸文藝的機會。此後祇要作家們努力耕耘，文藝大衆化之將有光輝燦爛的前途，是沒有問題的。

最後，目前的所謂「大衆」，我想在這里附加一些注釋。這「大衆」，我以為不單是一般所指的最大多數的工人與農民，因為抗戰是全民的，所以下自販夫走卒、小夥計、汽車夫；上至三家村的老學究、大公館的姨太太，我以為都應當包括在內。除了適合大衆欣賞的抗戰文藝以外，也不妨另有些適當的東西讓他們看看，例如改良的京戲、文明戲、舊詩、舊小說、連環圖畫……等等。把文藝俯就欣賞者，當然不見得有前途，但在抗戰期間，假如沒有理由放棄任何一個國民（祇要他可能為民族盡一分力量），這也還不失為一種重要的工作罷？

「魯迅日記」

這是偶然聽來的話：魯迅日記最初在文匯晚刊發表的時候，讀者非常多。但不久以後，有些讀者就失望了。簡單，平凡，既不「浪漫風流」，也不「慷慨激昂」，洋場才子，前進青年，各無所得，遠不如看「藝壇消息」來得有趣。這失望，是無怪其然的。

但還有批評。一種是說，太簡單了，跟流水賬一樣，枯燥得很。還有一種，問題可就大了，因為日記裏所記的事情，不少是餽贈禮物，應接友朋，上館子吃飯，進影院看戲；却並無嘆窮怨命，挨打坐牢等情，生活彷彿相當優裕，並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麼淒慘，因此對於先生的印象，恐怕反而不大好。

這好像都可以成爲理由，然而按實說來，却也很不成其爲理由的。

首先是閱讀的動機。我以爲魯迅日記乃是我們研究這位大作家的生活的資料，而不是一種作品。要求知能或藝術的鑑賞，有他皇皇的譯著在。向日記裏找趣味，倒是讀者自己摸錯了門路。

魯迅日記的價值，是在於它的老實，沒有造作，不加粧點，讀者閉目一想，眼前現出來的是一個作家的老實實的生活。——這裡有戰鬥，有工作，也有休息和娛樂。平凡嗎？是的，毫不突兀。然而這不正是一個像樣的人的生活嗎！看影戲，上菜館，倘使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裏祇有這些，那也誠然大可非議；但祇要想一想魯迅先生的貢獻之大，業績之多，那就會覺得他的享受和休息，其實是異乎尋常的刻苦的。——那些壘壘然堆滿在日記裏的「得××信」「復××信」之類，不大喜歡思索的讀者，怕是極容易從字面上滑過去的罷。然而仔細一想，事情就不簡單，代看文稿，解答疑難，這種默默無聞的工作，單是那所化的時間和

心力，就已經可觀！

我們是這樣的一種民族，麻木而且糊塗，看人看事，永遠祇用一隻眼。白白胖胖的老爺少爺們，終日喝酒打牌，狎妓跳舞，無所事事，大家不覺得奇怪。空頭的名流闊佬，每天開會做主席，到處演講說空話，場場有份，事事不做，左右逢源，始終扯淡，大家不覺得奇怪。有許多人祇有流汗，毫無享受；有許多人既不做工，又不作樂，大家也不覺得奇怪。彷彿人生於世，的確應當如此。而一聽見忠實的革命者也有閒情，嚴肅的工作者也要娛樂，就睜大白茫茫的眼睛，遇見了奇蹟似的，嘖哩咕嚕，發爲不平之鳴：「哎喲，他們也都交關寫意來兮呀！」

抗戰以後哭不得，勝利之前笑不得：這樣希奇的規矩，出在烏煙瘴氣的上海，是也無怪其然的。

然而看人論事，綜觀全體，畢竟是至理。擷精取華，略去肢節，可以；取其

一端，證以首尾，也可以。嘻笑怒罵，乃人情之常，閉起一隻眼睛，把對象割開

了來看：這是荒謬，超乎糊塗之上。看了魯迅先生的日記，倘使會讀過他多數的著作和若干書簡，互相參證起來，一個熱情勇敢，偉大精深的巨人的形體，也就完全可以完全了。

自然，有時也還得用合理的推斷。例如魯迅先生在某一時期，曾受政治勢力的壓迫，行動沒有自由；他平時也常跟一些參加實際工作的革命者來往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，但日記裏恐怕不一定就有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在那個時候，日記書信一類的文件，倘使一落在「三道頭」之流的手裏，就可以做捕人的線索的。

一九三八，二月。

無聲的上海

——爲文匯等六報停刊作

上海曾經寂寞過，然而這寂寞却引出了喊聲；它也會爲恐怖的氛圍所統治，然而這恐怖却培養了鬥爭的力量。因爲這雖是「孤島」，却並非地獄，我們也還有着一切人世間所應有的光與熱。

威脅，利誘，綁架，暗殺，出奇出格的花樣，這一年來玩得還不夠多嗎？可是誰會向鈔票低頭，對手槍屈膝！恰如打石，不斷的擊撞才能使火星飛迸，貫徹戰士的意志和行動的正是取火者的心。他們與暴力搏擊，與愚昧搏擊；他們爲自由吶喊，爲正義吶喊。力氣盡了，喉嚨啞了，他們願意退回草莽，休息着，等候

復了活力再繼續鬥爭。

在鬥爭的間歇中，支配着這世界的是偉大的沈默。

這時候，「和平」的叫賣，抗戰的中傷，色情的呻喚，離奇的調子，從昏亂中浮起來了。有如夏天的營營的蒼蠅，嗡嗡的蚊蚋，飛繞在人們的耳邊，作着夢寐似的催眠的歌聲。

然而這却是非人世的聲音。

而沈默又並非滅亡。

在黑夜，市聲沈下去了，一切靜寂；但這正是白天的活動的準備。「石在，火種是不絕的。」滅亡戰士的不是暴力的壓迫，而是「無物之陣」。祇要有侵略，也就有鬥爭，祇要有鬥爭，也就有活氣。出賣靈魂，出賣祖國的，祇是那靦顏事讎的妓女政客，以及圍繞在這些活屍左右的嚶嚶嗡嗡，蠕蠕而動的一羣。

大雷雨的前面，照例有利那的靜寂。突破這「無聲的上海」的，也必然是更

偉大和壯烈的聲音。

一九二九，七月。

從孔乙己說開去

在中國，好像無論什麼事物，祇要一跟讀書人發生關係，就總有些與衆不同的。魯迅先生的小說孔乙己裏，寫着那滿口之乎者也的脚色偷書的故事——

他們又故意高聲嚷道：「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！」孔乙己睜大眼睛說：「你怎麼憑空污人清白……」「什麼清白？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，弔着打。」孔乙己便漲紅了臉，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，爭辯道：「竊書不能算偷……竊書……讀書人的事，能算偷嗎？」接連便是難懂的話，什麼「君子固窮」，什麼「者乎」之類，引得衆人都哄笑起來……這就是說，「讀書人」高人一等，即便是偷——「竊」——也是極其高尚

的；而况所偷的是書，自然又當別論，用時下文壇上流行的術語說來，大約是屬於「流通文化」之類的罷。

我想起近一二年文化界的一種現象來。

國難期間，一切爲抗戰，自然是天經地義。但文人的生路，可也真特別的窄起來了。在前線和後方的作家的生活情形，我不大清楚；在上海的呢，多數也還是老樣子：以文易米。然而經濟情形好一點的雜誌，早已相率停刊；報紙副刊的稿費，則又特別壓低，並且還有這樣的編輯先生，向老闖獻計，凡在這副刊上發表的作品，給一點稿費，就把版權賣絕，作者本人從此不能再結集印行。文價日益賤，米價日益高，夾棍似的兩面一收，真是「嗚呼噫嘻」，狼狽之至了。

有誰怨苦嗎？也誠然沒有。因爲大家都在吃苦，也應當吃苦，比比在前線喝馬尿，在後方吃炸彈的人，這算得什麼呢！心一橫，把牙關咬緊了。——自然，自以爲「文章經國」，正在做着不世之偉業的作家是例外。

然而他們也還要碰着另一種磨難。

抗戰以來，有一種通行的辦法，是用剪刀一把，紅筆一支，隨便把別人一個字一個字寫起來的文章，從報章雜誌上剪下來，歸在一起，算作自己的東西，印出來去賣錢。較有名氣的作家，還可以整本的給翻印。「八·一三」以後的三四個月裏，充斥在報攤和書肆裏的，就是這樣連作者自己也無權過問的書。

別人的文章，怎麼可以不徵求同意，隨便剪取呢？按照通常的說法，這有點類乎剽竊，理由是很不容易解釋得充分的；但現在是非常時期，「抗戰第一」，你的文章既然爲讀者所寫，意在宣傳，我自然不妨代爲翻印，以廣流傳，像慈善家的印玉歷鈔傳一樣，倒是一種功德。而做這類「流通文化」的工作的人，照例也是一些作家。

「讀書人的事，能算偷嗎？」

不錯，這不算「偷」，因爲這是公開的。而「文選」之類，有例可援，也不

算是抗戰以後讀書人的新發明。但我們是不是可以希望辦法稍爲改變一點呢？——譬如剪文章罷，我們最好不要專看作者和刊物的名字，也把內容真的來「選」一下，對讀者負些責任。作者如果還活着，有辦法通知的，事先通知一下。還有，某乙的名氣也許不及某甲響，但既然看中了他的作品，最好不要「張冠李戴」，隨便代掛某甲的牌照；也不要隨便把別人發表時所署的筆名改成真名，剪了他的文章，還要驗明正身，綁出示衆。……這也許說得太離奇，一定有人疑心我在無的放矢；其實我是根據第一年續編而說的。這本據說是「抗戰第一年全國文藝界代表作」的選集，用的就是這樣的辦法。但我想，把這類辦法，改良一點，大約不算十分麻煩，也無礙抗戰建國，以及「選家」們的「流通」大業的罷？

我們的戰爭，是爲了反抗侵略，爭取獨立自由，寫作者之間，倘能設身處地，彼此尊重一點，以重文風，而堅團結，不亦妙乎！

一九三九，七月。

烽火兩年

——紀念「八·一三」兩週年

中國似乎是出名的健忘的民族，在抗日的歷史上，我們就曾經得到過「五分鐘熱度」的譏嘲。這譏嘲出乎敵人之口，是不僅惡毒，更帶着極度的輕蔑的。

背着這輕蔑的重擔，受着宰割，受着委屈，一直到「八·一三」那一聲衝天的號礮響起之後，這纔用我們戰士的血液，沖去了恥辱的標幟。這一回證明着中國人的熱度不止「五分鐘」；也決不止兩年的了。

自然，我們也還不缺少健忘的人。

在時間的洪流裏，這些人們打着滾，翻着跟斗，槍林賣笑，刀頭舔血，忘記

了時代，忘記了環境，並且還忘記了國籍，「和平」「和平」，跪在主子的脚前，張開伶俐的嘴巴，仰承幾口唾沫，當作玉液瓊漿來吃了。有的平時唱着高調，貌似前進，一到事情碰到頭上，却就藉口環境，膝頭軟了下來。「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」，扭曲格言，借作護符，他們脫胎換骨，把記性一刀砍死了。

現實無私，時間寡情，在這兩面歷史的大鏡子前面，人獸之分，判然若隔，是當然的。然而仔細想來，這問題其實是有關骨氣，無與記性，這些脚色，原是無論什麼時候，都在準備着「變」的。

真正代表中國的，是默默地吃着苦的老百姓。

多少家庭破碎了，多少土地燒焦了，多少生靈變成了枯骨，然而他們咬緊牙關熬着。他們也許不算是戰士，也毫無激昂慷慨之氣，可是恩怨昭然，敵我分明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切實而且堅定，對得起國家民族，無愧於天地祖宗，

作爲抗戰的支柱的也就是他們。

隔年的陳瘡，歷代的積毒，要一時除根自然不容易。抗戰正是一種外科手術，祇要肯開刀，一面剪去腐肉，一面生長新肌，自然也就有痊癒的希望。這條件，第一是熬得住痛楚；第二是經得起時間，——「五分鐘」不行，兩三年也不夠的。

烽火兩年：時間不算短了，回頭望望，真不免有些「前塵如夢」之慨。可是撥開塵網，霧中的紅日似的透露在前面的，正是莊嚴的勝利的面影。這證據，第一是我們已經從積年的輕蔑中，磨鍊了韌性的戰術；第二是借着時間的淘汰，正在篩清民族的渣滓。——善惡的陣營，忠奸的壁壘，我們從來沒有劃得這麼分明。

韌，是成功的基礎；而失敗的母親是，乏。

「五分鐘熱度」，應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。面着這恥辱的石碑，讓我們每

一個人再來對自己下一回警告：無論什麼時候，祇要在中途、在終點之前停步，這石碑就要永遠壓在我們的身上。

把擲來的輕蔑，化作仇恨還擊過去罷。邁開堅實的脚步，向勝利迎上去！

一九三九，八月。

我要控訴

我要抗議，我要控訴！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，大美晚報「夜光」編輯朱惺公先生被暗殺了。

這是×××最近所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犧牲者，是新聞記者被他所殺害的第一個。

死者在生前曾經接到過恐嚇信，上海所有不被收買的正直的新聞記者都接到。以破壞「和平」相詰責，以支持抗戰為恫戒，這發信者正是×××的忠實的黨徒。但恐嚇所得的反響是一致的輕蔑的沈默，堅決的行動。祇有朱君發表了公開信，加以答復和駁斥，於是他招來了恨毒：兩個暴徒挾持着，另一個從容地用手槍抵住他的太陽穴，加以擊殺。事後×××却命令□□□出面來替他洗刷血

污，還指朱君爲「共產黨式的作者」。——即使「共產黨」可以入人於罪，這也是無恥的構陷，朱君死去了，他的文字還在着的，它們將爲殺人者的罪惡作證。

死者祇是一個毫無抵抗力的文人，他祇有一支筆，一點對於祖國的忠誠。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，反對賣國求榮的「和平」，也許是他的罪證，然而作爲一個中國人，他是無辜的，他是清白的！

不料人心的險毒和卑劣竟至於如此！對以武力侵入我們國土的仇敵奉行「和平」；對自己徒手的愛國的同胞，却實施暴力。

對於這樣的人物，這樣的政策，還能說什麼話呢！假如正義在世間尙可托足，人性還不至淪於末劫，那麼即使被殺害者的血匯成洪流，也無從沖淡人們的憎恨——那不可形容的永久的憎恨。兩平以來，這民族正傾全力以與敵人搏鬥，求生者，對犧牲決不會吝惜；倘使一個民族的生存，可以毫無代價的取得，這生存也就不足珍惜。但我們不能不承認，朱君這樣的犧牲是冤屈的。他不死於敵

手，却死於我們的內奸——侵略者的鷹犬的手裏。「求仁得仁」，他以生命完成了自己的志願，却替我們留下了最大的悲憤。不，這是中國民族的奇恥大辱！

原諒我的質直，朱君生前所發表的文字，所表現的思想，我平時是很少同意的。對菊吟詩，剖瓜寄慨，那種半名士式的作風，在較為年輕的一代中，怕是也很少同意的罷？尤其是那對於恐嚇者的公開的答復，剖白心跡，表明行徑，對着暗中射來的冷箭，袒胸露腹，毫無隱蔽的挺立於壕塹之上，其實分明可以看出這不是個有謀有勇的戰士，不過是一個梗直的義民罷了。然而他也竟逃不過毒手！從這里我們明白了「和平運動」究竟是什麼東西，他們究竟要將中國擺佈到什麼地步！

可是讓我們以最大的敬意獻給死者罷，因為他的死，證明從容赴義，畢竟是人類可貴的情操。政府的褒揚，社會的同情，又指明着人心的向背。我們不能不奇怪的是，同是新聞記者，而且是一個副刊編輯的殉難，一週以來，為什麼上海

各報的副刊上竟沒有一點表示？唇亡齒寒，縱不爲公理與正義，也應當爲自己吶喊一聲罷。看看夜光中讀者哀悼的熱烈，我相信投稿者決不會沒有的。敬愛的先生，你們何所爲而沈默？尤其是平時慷慨激昂的副刊，剪影和浪花上動輒罵人爲「汪精衛」，擬人以「張伯倫」的前進的作家們哪里去了？

是的，行動勝過語言，戰士在衝殺中未必一定大叫；但誰也無法否認，語言也正是行動的一種。躲在壕溝裏是可以的，但他本身必須是戰士。對於暴行的噤默，却是對於戰鬥的迴避。

我要抗議，我要控訴！

一九三九，九，七。

生 死

一位朋友的夫人去世了，是生肺病死的。得到消息，趕去弔唁，却已在前一天草草殮殮。房間裏和平恬靜，一如往昔。兩個失去了母親的孩子，正在自在的嬉戲。

朋友平靜地敘述他夫人臨終的情景：黃昏時還笑談自如，夜半咳醒，幾口鮮血，就此奄奄的長眠了。生死祇隔一間，真是有「人生如寄」之慨。「她一放手也就算了，」他說：「可是把責任都交给了我，你看，這兩個孩子。我得兼做母親的事了。」

他沒有流淚，眼角却已經分明泫然。朋友是堅強的，我知道他的悲戚埋在心

底。「死者長已矣，生者常惻惻」，這朋友將負着他夫人留下的悲苦的担子，獨自向人生邁步。

我想起魯迅先生逝世那一天的情景來。

是早上聽見的噩耗，下午跟朋友跑了去。魯迅先生安祥如生的仰臥在床上，一生戰鬥，如今算是息了肩。景宋先生忙忙碌碌，照料一切事情，雖然眼皮紅腫，緊張的神情似乎比悲感還多。有一個六七歲的孩子，大約因為家裏驟然的熱鬧，高興得樓上樓下的亂跑，桌上桌下的爬跳，那是海嬰。

這印象使我感動，至今不易忘却。現在又添上了朋友的家裏的一幕。

默默的工作，默默的戰鬥，默默的盡着自己的爲人的責任，拳頭一捏，眼睛一閉，「一放手也就算了」，把悲哀和責任同時遺留給後死者。這悲哀是沈重的，它可以把弱者壓倒；然而堅強的人却把眼淚嚥向肚裏，慢慢的消受，他們先接受了死者留下的責任。

人世哀樂，瑣瑣凡情，往往使我感動至於下淚。因為這樣的人物，總比什麼人都多情，也比什麼人都健實，假如他們在戰場上，也許不是叱咤風雲的英雄，却是前仆後繼默然用命的鬥士。

一九三九，十月。

死的哀憐

生命是一個謎。有些人活了一世，活得顯赫威靈，如火如荼，却壓根兒連生命的影子也不會望見。有些人，悄悄的活在人堆裏，沒有人留意他，沒有人崇拜或是輕蔑他，他的活着却全不爲自己，有一天死來叩門了，他閉起眼睛，生命却發出卓瑩的光，永留在人世。

但更多的却是無聲無臭的生，無聲無臭的死。

在這裡，我要紀念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朋友。

他是一個平凡的人，有着平凡的夢：一切凡人的哀樂和憤怒。在「八·一三」前夜，他擠在水洩不通的人羣裏，坐火車回到故鄉去。這以後就沒有再離開家鄉

的機會。戰爭起來了，最初他是興奮、激動，急着想找個機會在抗戰中出力。可是這機會沒有來，本來有着肺病的身體已經撐不住，憂憂鬱鬱的一年，他淒涼的，悄悄的死去了。

人們的同情，連憐憫，他一點也輪不到。

然而他帶給我的是深切的悲哀。這悲哀不是一個人的，在這大時代裏，不知道有多少這樣悄悄地死去的人。獻身他們缺少勇氣和力氣，他們所能夠的却未必有機會做；甚至還不如在炸彈和砲火底下的犧牲者。一樣是殉難，不幸的是死非其所——應當死在廣野間的時代偏死在床上。

這是一個可憫的悲劇，因為他們無可奈何地浪費了生命；我願意將同情分一點給這樣的不幸的人。我哀憐的是我的朋友，但也是我自己。

一九三九，十月。

藥

忽然想起了一首唐詩，是賈島的尋隱者不遇——

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，

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

這位隱者，大約是呂洞賓似的仙物罷，雖然隱居着，也還採藥煉丹，而且在白雲深處，實在飄逸得很。唐朝離目前太遠，一切都不容易想象了。我對於這首詩的印象特別深，是因為從小臨摹過這二十個字的緣故。小時讀書，最初練習寫字，就是寫描紅紙，那是用木刻印出的紅字的紙，令學童按照紅字的筆劃描出來。描紅紙上所印的字模，大抵是「上大人孔乙己」之類，其中有一種，就是

「松下問童子」。

後來讀了一點教育理論，知道這種描紅字，是很不適合於兒童臨摹的了。然而又糾結着一個疑問：「上大人孔乙己」之類，意思不懂，大約取其筆劃簡單，易於臨摹的；但「松下問童子」，這二十個字裏面，至少有一半是極其難寫的，那麼特別從唐詩裏選出這一首，令學童臨摹，是什麼意思呢？莫非中國的孩子，從小就要教他們去做隱士，躲在山裏採藥嗎？

這道理，直到最近，這才觸類旁通的想出了一點點。

這就是中國人和藥的關係。

神農氏發明醫藥，是大家都知道的，那麼醫藥的歷史實在很久了。嚐百草，辨藥性，雖然有毒死的危險，却是極其合乎科學的事。但一到後來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一說到藥，就總和神仙發生關連。

近年以來，我們已經聽慣了一個外國人對於我們的諛詞，「東亞病夫」。雖

然未免失敬，却也祇好默認。但在古時，除了一些多愁善病的美人兒，人們彷彿還沒有這麼「弱不禁風」，十之六七生着文縷縷的肺病。大約因為活得硬朗，而且米價也還沒有目前這樣貴的緣故罷，所以自殺的少，想求長生的倒特別多。要
求不老之術，走正路是煉仙；一抄近路，卻就是吃藥。

天下哪里有這樣的神藥，吃了可以使人永遠活着不死的呢？據說的確有，可是得之不易，於是古之皇帝，派了人到仙山仙島去求。但大約終於沒有求着，所以活到現在的古人，一個也看不到。傳說孔武有力的后羿，曾經有不老之藥，可是不幸給他的太太嫦娥偷吃了；而吃了之後就飛到月宮裏去，現在究竟是不是還那麼千嬌百媚的活着，我們因此也無從知道。

祇有一件事情是有歷史可據，有現實作證，極其清楚的，那是中國人的一代不如一代，壽越短，病越多了。

醫藥事業也就跟着大為發達起來。

讀過魯迅先生吶喊的序言的，大約可以懂得一點中國藥的奧妙，和生病的人們的光景——

我有四年多，曾經常常——幾乎是每天，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，年紀可是忘記了，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，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，在侮蔑裏接了錢，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。回家之後，又須忙別事了，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蘆根，經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對的，結子的平地木……

就是這樣離奇而神祕的藥，醫治着無數的中國人的病。然而結果可大抵簡單——「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」，算了。

也有簡便而靈驗的能治百病的仙方，則是神前的香灰之類。

這種情形使許多關心這民族健康的人到外國去學醫，魯迅先生也就其中的一

個。可是結果，魯迅先生發見了比醫身體更重要的一種精神上的醫學，他做了文學家。

這並非古話，却也已經是二三十年前頭的事情了。——二三十年，短命者的一生，長命者的半生。中國人的健康呢？

內地還好，上海可真真成了藥的世界。馬路上，屋頂上，電車和公共汽車上，滿佈天地之間，備具動靜諸態，接觸着我們眼睛的，大抵的藥品廣告；翻開報紙，藥品廣告也常常佔到十分之四五。

這大約是一個進步，現在我們市上流行的不是中藥，而是西藥了；不僅可以「延年益壽」，而且能夠「多子多孫」了。這麼一來，中國不是要大大的精神奮發，人口繁殖起來了嗎？一按實際，却又不是的。

原來藥品裏面最多的是兩種，一是性藥，一是春藥。前者是各種各式都標着「唯一靈驗」的，專治花柳病的藥品；而後者，則還要在報紙上編印特刊，加以

鼓吹，說是用了那種妙藥，可以如何如何的勇猛，得到「嬌妻美妾」的歡心，因而子嗣昌茂，十分幸福。然而這些藥品流行的結果，誰都看得出來，正相反，春藥是使人們變成病夫，而性藥却使人們絕嗣。它們做的是疏散人口的工作，直通的路是死滅的境域。——從這些藥品廣告的裏面看去，正是一個黑洞洞的深淵，底下是無數的死人與病人。

仔細一想，就要禁不住毛骨悚然。

健康的人，是不知道什麼叫做藥的；一到想着藥，也就跟病結了緣。人們從貪婪於人世之可戀，想求長生，到震懾於死亡之可怕，要求祛病，分明寫出了的四個大字，是「瘡弱」與「愚昧」。而可悲的則是瘡弱益甚，愚昧未除，藥品日多，人壽日促，因果循環，把民族的健康帶向不可想象之境。

目前我們所切要的，是一張不要吃藥的藥方！

一九三九，十二月。

「幻想太大」

文藝陣地三卷十號中，有一封茅盾先生寄自新疆的通訊，其中有云：「不知實際情形，以爲新疆學院如何如何，要求進去。此輩青年幻想太大，來亦無益也。」

接着又說：「弟飽經憂患，所見稍多，既未有幻想，自亦無所謂失望與否，個人生活則從前享受已多，所謂從絢爛中過來，今在中年，已歸平淡，故無所謂；唯深恐久居，則將成爲文化上之愚蒙者耳。」

茅盾先生遠走邊陲，赴新疆執教，久不見其作品及消息，許多讀者自然懷念他，且不免對新疆有許多幻想，以爲一履彼土，就可以得自由王國，或者至少別

有個曠闊天地。現在茅盾先生的信裏，却告訴了我們，幻想和實際其實差得很遠。這實在很有意思。

凡是青年，自然不能沒有幻想，否則老氣橫秋，四大皆空，也就不成其爲青年。世間有兩種人，一種是眼光太近，祇看見個人的妻孥衣食；另一種却又眼光太遠——不是太遠，是昂首天外，祇神往於海上的蜃樓，却從不肯低頭看一看腳下的血污狼藉的世界。一般青年，大都屬於後者。例如有一時「到內地去」的呼聲之高，也就是這種心理所致。能到內地去，自然更好，其實倘或不能，留駐「孤島」，也決不至於無事可爲。

人間是並沒有不用血手造成的樂園的。要樂園，就不能有一雙白白嫩嫩的乾淨的手。祇要能用心力，那麼即使是真的孤島，也還留着魯濱遜的生路。

幻想和現實繫柄，就累得許多青年到處碰壁，沒頭沒腦的跑了一大圈冤枉路，還是沒有達到目的地。

幻想是應當有的，但必須落實。要不然，碰壁之後，繼以失望，上焉者還不
過變得消極，下焉者就要胡作非爲，化爲「玩世主義」者了。

一九三九，十月。

文人與妓女

文人與窮困是一對孿生的兄弟，這一說「由來久矣」了。到了今天，米價貴於珠價，而稿費日賤，遂使專門介紹嫖妓捷徑的小報上，也有「文人不如妓女」之嘆了。

這也真是一句出色的名言，切貼之至。妓女是賣淫的，而現在有些「文人」也正在用筆賣淫。但妓女夜夜迎新，難免有「名花墮溷」之感，所以有時候就要釘着闊少或巨賈從良。「文人」既然比妓女還苦，擇人而事，當然也屬必要，而今日上海，可作爲目標的，自然非「高車駿馬」，「顧盼自豪」之流莫屬了。

「名花有主」，昕夕承歡，於是乎得其所哉！

但更多的不做妓女的文人，可真夠苦了。生活壓得抬不起頭，環境逼得透不過氣，既不願沿街賣俏，就祇好依人作嫁——投稿。不料文章苦賤，「蓬門未識綺羅香」，姑且不論，連肚子也祇能吃得半飽。

在這種情形底下，報上却出現了觸目驚心的廣告：××月刊，××週刊要創辦了，徵求「海內作家，惠賜大作」，稿費十分優厚，錄取也極便當，令人眼前一亮，覺得在生活上發現了一瞥光明的希望。一查地址，却是郵政信箱幾百幾十號，用郵遞是可以的，倘要查根，就得先領一張「通行證」。

原來跟前些時候報上「招請女職員」的廣告一樣，專門引誘良家婦女入彀的。稍爲老實一點的人，就容易上當。

然而在這種地方，上當的又往往並非困於貧窮的「小家碧玉」，她們閱世較深，什麼是陷阱，什麼是坦途，還有些辨別的能力。最危險的是那些初出茅廬的「交際花」，因爲一心想出人頭地，顛倒衆生，於是不管張三李四，秋波亂送，

終至於糊裏糊塗的斷送清白而後已。

本來可以來去光明，而常常在不尴不尬的刊物上拋頭露面，弄得別人疑神疑鬼的，正是這一類。由我看來，是也有些「可慨也夫」的。

一九三九，十月。

爲了祖國

民族的力量，像一把火，它熔解一切，陶冶一切，使一切發光發熱，而且，像一個大洪爐，濾清雜質，融化鐵液，使它們成爲渾然無間的整體，發出鉅大的力量。當前的現實是一個例證；多少偉大的藝術作品，都因爲發揚這種真理而不朽。

新近看了上海劇藝社演出的「祖國」，那舞台上的躍動的情熱，我像中了電似的被感動了。那慷慨赴義的戰士，那用信號救了三百萬同胞和戰士的鐘樓老人，那反抗強暴的村婦，都使我感動。但更強烈地震撼着我的，却是第四幕裏李沙伯爵授劍與加耳洛的一場。

這是一個悲劇，也是一個動人的壯劇，李沙伯爵熱心奔走於法拉芒國的復國運動，他熱愛着祖國，却冷落了他一樣熱愛着的年輕美貌的夫人，終於在起義復國的那一天，他發現了他夫人的不貞。對於這位英雄，這是一個大煩惱，他立誓在完成復國大業之後，殺死他的情敵。但是，「痛苦是沒有止境的」，接着他又發現，那情敵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好友，也是他的忠誠的同志加耳洛。而這時候祖國正用得着加耳洛的勇敢。——李沙伯爵全身發抖，兩種不同的情感支配着他。加耳洛奪取了他的妻子，侮辱了他，欺騙了他，按照自己的誓言，他的劍就要刺進加耳洛的胸口去；並且加耳洛也向他懺悔，向他求死。但加耳洛却是一個勇敢的戰士，爲了祖國，他沒有理由爲自己犧牲。一面是祖國的勝利，一面是私人的仇恨；但終於前者戰勝了後者，李沙伯爵把他的佩劍交付了加耳洛。

在民族的公敵前面，沒有個人的恩怨。

舞台上的演員正是活鮮鮮的真實的人物，有血有肉，他們的平凡的人性，和

卓犖的聖者的精神，互相磨勵，有如劈開陰霾的閃電，突破沈靜的雷聲，對於我們，正是一個洪亮的提示。

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！讓我們記着這名言。個人的嫌隙，我們也儘管記着，但是別忘記了一點，在民族的仇恨之下沒有私怨。縱使是殺父的仇人，假如那仇人是一個戰士，我們也應當爲他祝福！

一九三九，十二月。

鐵像

銅像是成功的表徵，人們用來紀念成功者的功蹟的。

生命有涯，而事業無涯。發明家以畢生的精力消磨於他的理想；革命家以滿腔的熱血揮灑於壓迫者的刀鋒；民族英雄，捨身取義；社會先覺，造福羣倫。人類受着他們的哺育，受着他們的影響，於是乎建豐碑，立銅像，紀念先行者的功，昭示後來者的努力。

湖山之間，廣野之上，通衢之中，它們巍然獨立，或則莊嚴璀璨，或則顯赫飛揚，使人們悠然有嚮往之心，肅然起仰止之想。

但人們對於特別憎惡的人物，却也有將他們鑄起像來示衆的。後世看見它

們，還要唾之溺之，垂笑罵於萬世。要舉實例，杭州西湖的岳廟裏面就有，那就是秦氏賢伉儷的鐵像。——但現在風雲際會，秦老先生大約可以飛黃騰達，出入廟堂，勅封「主席」了罷？

人生如寄，一死則萬事全休，「翁仲無言對夕陽」，誠然祇令人生「荊棘銅駝」之感。然而留芳遺臭，却是萬古真銓，人死了，骸骨腐了爛了，卻留着個鐵鑄的尊容，讓人家撒尿，指點笑罵，縱令達人，看得穿一切，蓋亦大不算者也。

一九三九，十二月。

樂禍篇

菲列賓的美國專員，曾經對羅斯福總統說起，侵略軍所到的地方，必有「四騎士」橫行。所謂「四騎士」，就是姦、殺、燒、奪。而淪陷之區，「四騎士」去後，又有「三劍客」光臨。——這名詞是我杜撰出來的，指的是：煙、賭、嫖。

祇有上海最特別，「三劍客」之外，還有一支文縐縐笑迷迷的「桃色軍」——色情文化。

記得上海成爲「孤島」以後不久，報紙停版，雜誌停刊，大世界的報攤上，滿眼祇看見張競生博士之流的大作。接着「色情詩話」一類的名文，也在大報的

副刊上出現。直到後來，敢言的報紙日多，不但在報攤上逐漸把張博士擠出，副刊上的色情文士也終於銷聲匿跡。不料一年後的現在，專登淫文穢詞的小報忽然顯得「蓬蓬勃勃」，和滬西的賭窟，虹口的「慰安所」一樣發達起來。翻開報紙，都是「祕記」「豔聞」之類，性交既有講座，狎妓特設顧問，真是「琳琅滿目」，美不勝收。祇有一二張例外的，還有些正經文字可讀。

報紙——雖然是小報——據說是「民衆喉舌」，在目前這樣的時代，當然又是「文化先鋒」，然而這樣的情形，在將來的世界報學史上，恐怕是要空前絕後的罷。

但給黃色新聞做材料，以及對這類小報有興趣的人物，「孤島」上也真不少。翩翩少年，開旅館，徵妓女，服大量春藥，要來一個「真個銷魂」了；不料吃了下去，忽然眼睛發白，不省人事，祇好讓怪聲怪氣的救護車載着到醫院裏去。跳舞場，我們祇曉得是給人家跳舞的，現在才知道不然，一張大報的廣告

上，告訴我們還可以——

請你到「×舞場」來園

下面註有一行小字，說是：「二樓隔離雅座，來賓登樓，如入衆香國。」——這真是「雅」得很。可惜我是不會跳舞的，不大明白舞場的情形，但我疑心，這恐怕是錯登的堂子裏的廣告。

自然，色情文化在上海，並非始於今日，不過到了目前，可真發展到極致，再進一步，除卻登春畫，祇好印妓院的「代價券」了。但刺激是會麻木的，真的到了妓院裏，報紙怕就要丟開了罷。

新近有兩張小報，因為刊載猥褻文字，被法院判處罰金。聽到這消息，實在不禁有了不大厚道的「幸災樂禍」之心。我們有這樣的一種人，自然不是漢奸，可是種着很深的奴性，他們的行動，也實實在在有意無意地替侵略者盡着力。無

所謂良心，不懂得廉恥。從他們向讀者騙了去的荷包裏面罰出一點錢來，實在是最好的對付辦法。不過我以為錢還應當罰得多，檢舉也還要普遍！

一九三九，二月。

鬼混哲學

我們有一種極其古怪的處世哲學，這就是「鬼混主義」。

原來算是在做人，一樣以無涯的歲月，對付着有涯的生命的，浪費了一天，也就是向坟墓跑近了一步，本來並無什麼玩笑可開。然而偏有一種聰明的辦法，使莊嚴的人生場面，在嘻嘻哈哈之中打發過去。

他們並無一定的主張。做官就做官，經商就經商，做文學家就做文學家。今天追隨張三，可以慷慨激昂；明天陪伴李四，無妨風流倜儻。

做人八面玲瓏，無分愛憎，一例笑嘻嘻的打拱作揖；做事一鼓作氣，不問是非，一例熱哄哄的使勁出力。然而按諸實際，對人固是敷衍，對事也無非搪塞。

祇是在一件事上，他異常認真，毫不放鬆。——這就是個人的利益。

這才真的是十足道地的「個人主義」！民族社會，在這類人的天平上面，分量遠不及個人。打仗以前他愛國，因為愛國可以做官；打仗以後他通敵，因為通敵可以發財。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：前後並不矛盾。然而看見熟人，他悄悄的說道：「爲的吃飯呀，誰願意這樣做呢。混混而已！」——時機一熟，他還是要「愛國」的。

精通了鬼混哲學，就可以走遍天下，無往而不利。可是無論什麼場合，祇要有鬼混專家在內，却就無往而不敗。

一九三九，十一，二七。

觀世偶得

學合所用，用符所學，是社會進步的原理。但在中國，人與事的配合卻往往極其離奇，尼姑放焰口，惰民做道場，經濟博士辦教育，殺豬司務當醫生，結果就弄得顛顛倒倒，面目全非，恰如一幅套錯了顏色的石印畫，只是陰錯陽差，離奇夾雜的一團。

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就是中國人一有「大拉司」，往往就變成萬能博士，真是「錢可通神」，百竅皆通了。開店他做董事，辦學校他做校董，這還算本分，連上至天文下及地理橫盡市政建築之類的什麼學會裏，他們也往往是理事或顧問。

而且大抵風雅了起來。玩古董，賞字畫，雅興勃發了。

但風雅是方便的，有了錢，就可以買。當會員或理事是可以的，因為在中國，連刊物裏的「名譽編輯」也有，顧而不問，事而不理，有了地位，也就無妨。

然而認真不得。

一認真，以為財星照命之後，文星也來拍馬，自己真是滿腹經綸，掛名改成實缺，就要壞事，玩賞字畫古董之餘，也居然搖頭吟哦，舉筆揮舞起來，還不過自己鬧鬧笑話，令人隱笑而已。若以自己的大作為標本，以自己的淺見為尺度，又藉其用錢買來的權威與地位，信口雌黃，評定一切，就要使藝壇遭殃，風流貽禍。至於從銅錢眼裏來看文化政治，天文地理，則其敗事有餘，更不必說了。

要社會進步起來，使學用合一，各循軌轍是一種；使各種有錢人有一點自知之明，也是一種。

一九三九，十二月。

唱老調

廿八日夜光所刊紹賢先生的感從中來裏面，有提到「集納文學家和副刊編輯家」的，云：「集納文學家之所以被人瞧不起，原因就在說老話，說過去已經說過了的話。這些統統擁塞在工商業廣告的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，每一天，每一月，每一年，都好像在翻舊賬簿，讀老曆本一樣，全無新趣，也沒有時代感，更缺乏現實味。」我既非「副刊編輯家」，也不是「集納文學家」，然而每天看報，偶或投稿，此中甘苦，自分還曉得一點，拜讀了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，真是不禁「重有感焉」。

我們也誠然有這樣的「文學家」，經年累月，壽星唱曲子似的專唱這幾句。

擬成公式，塑就定型，凡有相似的事象，就結以一定批評，天天換題目，篇篇老文章。然而這樣的作者，或則累於生活，非寫稿不足以果腹；或則囿於聲望，非常常發表高論，不足以表明他的存在。一面既少新意，自然祇好專炒冷飯。不過有許多文字，看似老話，也還不算游離時代，逃避現實，倒也有它的社會根基的。

中國的社會，就好像是在兜圈子，看看是在前進的，但三個彎一轉，也就到了老地方。空口無憑，不如舉例。婦女解放問題，夠陳舊了吧？但郵政局裏還在限制女職員，這樣的事情，除非你沒有感想，或者願意沈默，否則就非唱婦女解放的老調不可。再舉個例，「姦夫淫婦」，我們知道還是專制時代對於男女相愛的專用詞，至少也有幾百年歷史了。有人在目前還提起「自由戀愛」說來，恐怕是很少人不譏為迂腐的，然而全國的報張上，也還是滿紙的「姦夫淫婦」，靠它吸引讀者，這流傳之遠，不足以令人吃驚嗎？

「李杜詩篇萬口傳，至今已覺不新鮮；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！」自是至論，但那是騷壇墨客的事。對於一個「集納文學家」，我們第一應當希望他目光不離現實。有許多社會問題，說一遍是不夠的，一個人說也是不夠的，必須多說，大家說，然後才能使這麻木的社會稍稍有一點警覺！

一九三九，十一月。

「代郵」

在不久以前的夜光上，看到編輯先生的談片，有一條說：「如欲退稿，務須附足回件郵票，否則礙難照辦，徒催無益。凡問詢事件，需編者答復者，亦須附足回件郵票，蓋如純係常通私人瑣事，濫用代郵方法，終似不必也。」

這樣的編輯談話，除了投稿者以外，大約很少有人注意的能。但我因此却很引起了一點感想，覺得問題雖小，也不妨提出來談談的。

報紙的對象是讀者。作者寫，編者輯，工友排印，印了出來，然後流播到社會上去。這就是說，編輯先生對於他所編的報章雜誌，雖然握着處理材料的全權，却並非就是這報章或雜誌的「主子」（也不是老闆），他不能夠因為職務上

的便利，拿它當作個人的工具。

這道理真是淺薄之至，本來是早已「無待贅述」的了。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。上海流行的小報，除了色情小說之類的大作，是專為它們的主顧而寫之外，有許多文字寫的就全是張三昨晚到某處跳舞，李四前天請我吃飯之類，跟讀者既無關係，跟社會也沒有牽連，他們可就這樣娓娓不倦的寫着。養成了這種僻好的讀者，也津津有味。這是一個分明的事實，不必說了。就連有些堂堂正正的大報，我們也會在副刊裏面拜讀着這樣的妙品：

×兄：請於明日下午二至三時，打個電話給我

知

它文字四面，還圍起邊來，表示重要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假定這報紙有五萬份讀者，那麼十十足足，有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讀者，是與這沒有關係，也無須拜讀的，在五萬個讀者中間，對象祇有一個，這就是編輯先生的「×兄」。——而這樣的文字，也就是所謂「代郵」。

自然，這是無關大局的。然而我們來想一想罷：這位編輯先生，把報紙和讀者當成什麼了？公私的界限不分，凡事一經沾手，自己儼然就是支配者，親親眷眷一起叨光；萬一竟有些權力，還有些不大投機的朋友遭殃：「假公濟私」，也正是中國的「國風」之一。但這樣拉扯太遠，而且也與那位編輯先生無關，不說也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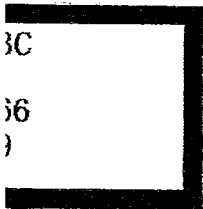
感想發完了。在言必抗戰，文必殺敵的先生們看來，大約不免要皺眉頭的，因為問題太小，而且或者竟有「破壞統一戰線」之嫌也難說。但我想，大事固然要緊，像這樣跟公衆有關的小事，最好也不要忽略。

一九三九，十二月。

版初月一十年〇四九一

著 靈 柯
分 五 角 六 價 實
行 印 社 北

11-10
(1)



5

2